

孟公祥

襄城

竹堂文丛

海燕出版社

孟会祥

襄城

竹堂文丛

海燕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襄城 / 孟会祥著. — 郑州: 海燕出版社, 2013.4

(竹堂文丛)

ISBN 978-7-5350-5455-5

I. ①襄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58810号

竹堂文丛

襄城

孟会祥

责任编辑 胡宜峰
装帧设计 张 胜 / 生生书房
责任校对 齐 笑
责任印制 邢宏洲
责任发行 李 瞳

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
地址: 郑州市北林路16号(郑州牧专教学楼C座)
邮编: 450008 电话: 0371-65734522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河南大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32开
印 张 4.5
字 数 90千字
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13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自序

我是农村人，在城市生活，还是觉得自己是农村人。

哗哗啦啦，大半辈子过去了，回忆起来，还是觉得农村的生活是生活。我并不认为农村生活是田园诗，但那些简单而敏感的岁月，让人与自然相呼吸吐纳。而在城里的生活，有时让我觉得“五色令人目盲、五音令人耳聋、五味令人口爽”，掐着不痛，没有嚼头。也许农村生活，真的就有诗意，只是当时浑然不觉。

这里的文章，没有一个字不真，可以说是写给我自己看的。“野人怀土，小草恋山”，往往，想家的心事浓了，“瞻望弗及，泣涕如雨”，缀成文章，便是图个心安，自慰藉耳。

现在，灾梨祸枣，居然要印成书，但愿遇合有缘人，能会心一笑。

2012年11月19日

目录

寒窗……………1

启蒙 / 1

作文 / 2

读书 / 3

买书 / 5

班主任 / 7

数学和物理 / 8

夜生活 / 10

好人好事 / 12

斗争 / 13

游戏 / 14

割草 / 17

逮鱼 / 18

大复习 / 19

蛰蛰 / 20

国丧 / 23

王洛高中·····	25
李振离老师 / 27	
韩玉堂老师 / 29	
老师们 / 32	
男生女生 / 34	
吃饭 / 36	
大茶缸 / 37	
课堂 / 39	
祖父·····	41
送别·····	46
父亲和塾师·····	50
大哥·····	55
二哥·····	64
姑姑·····	70
八达·····	73
二奶·····	77
郭丙寅·····	80
W婶·····	82
赵生儿·····	84
家乡·····	87
十年·····	92
襄城·····	99
杏花·····	108
怀念张中行·····	112

都市村庄120

旧货市场 / 121

小馆子 / 122

网吧 / 124

发廊 / 126

繁华 / 128

哪复计东西130

夜 / 130

孤独 / 132

记梦 / 133

再也不能 / 134

启蒙

我开始上小学时，还不足五周岁，不太懂事。家离学校不足两华里，但要走很长时间，比我大得多的同学，路上常背我到校，但我现在记不住都有谁背过我了。刚到校，我进教室一看，全是六七岁的孩子，很不乐意。因为我从小是跟父亲认的字，念街上的标语，一般也是念给上年纪的人，跟儿童一起读书，很不习惯，而且第一课《毛主席万岁》、第二课《共产党万岁》这样的课文，我很早就会，再把“毛”的笔画拆成“撇横横竖弯钩”，我很不理解。有一次到校晚，我就在草地上玩，根本没有进教室。老师发现了，就叫我站在教室里亮相，站时间长了，想尿，没跑到厕所就尿了。这当然是错，被罚中午不准回家吃饭。比我大的同学，也有被罚的，但人家胆大，老师一走，就各自回家。我不敢回家，待在这所古寺里，直到当校长的叔父吃过饭去学校，他让回去，才怯怯地敢回去了。当时不知怎么回事，发了新书，没几天就折了角，再几天就卷

成了卷儿，再后就稀烂，书脊中间断开，整个一本书，成了七零八落的油馍卷儿。我的启蒙老师赵老师就说过：“看你的书，吃了算了。”另外是经常丢铅笔，几乎带出去就不会带回来。后来把铅笔绑在扣眼儿上，还是照样丢。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开始不丢笔的。

作文

糊里糊涂地上了两年，就开始学写作文了。那时出的作文题目，无非是“记一件好人好事”、“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”之类，模式也固定，路上遇见某贫下中农拉车上坡，很吃力，是帮忙，还是不帮？心里有斗争。这时，耳边响起了毛主席教导，或是大脑里浮现了英雄人物的形象，就毅然帮忙，完了不告诉人家姓名，赶快跑，要当无名英雄。或者没有办法，人家非要问姓名，就说：“我是红小兵！”稍大一点，就学会写小字报了。小字报一般是针对班长或班主任写的，不管批他们什么，他们都得虚心接受，而敢写小字报，就是有反潮流精神，会受到表扬。记得我第一次写的小字报，是针对班长的。他叫孟明炎。文曰：班长孟明炎，光溜两个面……居然是“诗”。这小字报，大概是我最早学习的议论文。议论，要有所本，当时是“小报抄大报，大报抄梁效”，我们也抄报纸，这样就不会犯路线错误。我们班的一位同学，就曾把“新华社×月×日电”抄上作文。我的作文，第一次在班上作为范文念，写的是

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内容，主要是批“十七年”的教育路线，那时真的不知道什么是“十七年”，至于邓小平，只知道他是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，曾说过“不管黑猫白猫，逮住老鼠就是好猫”。我们记事到上学时，墙上到处都是泥巴糊的刘少奇、王光美的像，极尽丑化造谣之能事，说刘少奇是“内奸、工贼、叛徒”，而刘邓是同一路线，而且邓小平是摇羽毛扇的人物，他们不是坏人是啥？政治运动对儿童的灌输作用是巨大的。我们上学时，林彪是大红人，是“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”、“林副统帅”，没多长时间，林彪就折戟沉沙，还连带了孔子。由“批林批孔”，我才知道历史上有孔丘孔老二，和林彪是一样的坏人。当时对孔子的理解，也就是杀少正卯，还有偷鸡摸狗什么的。不过历史也不容易反复，我父亲因读过《论语》，私下就绝不承认孔子是坏人，他说孔子比鲁迅伟大。我在初中前受的语文教育，说老实话，得于课堂上的，没有得于课外的多。就作文而言，父亲的理论是“作文就是说话”。一次语文考试，用“有的……有的……”造句，我不会，回去说起，父亲说：“比如考试，有的人会，有的人不会。”我恍然大悟，原来语文就是这样平淡无奇。此后写作文，不是那么怕了。

读书

除了课本，我实在记不起小时候读过什么课外书，也真

的就没有课外书。家里的藏书，记得倒是有一本，想来是民国时期印的“四书”，小时候，家里用它做煤油灯的灯芯。灯芯烧坏了，就撕下一页重做。这样的书想来过去家里是有些的，后来都烧了，破了“四旧”。做灯芯时，我根本不知道那东西是书。还有一本是《新牛马经》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。虽然称为“新”，我却看不懂，一开头就讲金木水火土，简直不知所云。不过，我还是从这本书里知道了五行生克，以及酸辣咸苦甘、心肝脾肺肾等。家里最多的书是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著作，五卷本的选集有好几种。

因为批《水浒》，我有幸读了这本书，佩服武松、鲁智深，不是太理解林冲，觉得既然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，武功了得，为什么不杀高俅这厮？同时不喜欢宋江，那是自然的，到现在也不喜欢。《水浒》大概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本书。

《红楼梦》早就听说过，但是没有见过，听说过毛主席对这本书评价很高，但是，只印了多少多少，大军区司令以上的人才看到云云。我的一个同班同学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册，把我喊到离村子一里外的地方，看了看封面，封面是牛皮纸糊的。我当然想借，他说不行，立刻要还别人。那时候心中《红楼梦》的形象并不好，俗话说：“看了《红楼梦》，要得相思病。”所以，既不想得什么病，也就不敢轻易看这本书。1977年，我叔父整理旧书时，我看到了他上学时的语文课本，上面有巴金的《日出》、冰心的《寄小读者》，看过之后，才知道原来天下竟有如此文章。现在我常常想，能认字之后，语文课本上到底能读到什么样的文章，是一个问题。

买书

关于买书和读书，有几件事是忘不掉的。五岁那年，我大哥把我带到镇上（那时镇叫人民公社），到书店（那时书店叫毛泽东思想宣传站，去年我到镇上，牌子还是这样的，只是不卖书了）买了两本连环画，一本是《雁翎队》，一本是《无产阶级的歌》。我特别喜欢《雁翎队》，虽然现在记不清雁翎队员们的事了，但对万顷芦花的景致仍非常向往，直到现在，我也没有见过十里芦苇的湖；对了，也不全是，前几年我沿着汝河，到大陈匣，见到了一个三四十亩的苇子塘，心里激动不已，觉得西风、小鸟、垂杨、苇林厚厚的绿，是写不出来的。鱼也似的穿行其中，倒真不知道是什么况味。1975年春，我十岁，揣一块钱步行到镇上，自己买书，这是我第一次自己买书，买了一本《喧闹的森林》，还有余钱，就又买了一本《兴安灵渠》。父亲在两本书的封面上为我写下了名字。《喧闹的森林》是适合小学生看的，内容不外乎参加劳动、斗地主、抓特务，然而写得很美。我现在只记得其中一篇的题目是《清江激流》。《兴安灵渠》讲的是秦始皇兴修水利的事，灵渠大概是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，比都江堰要早吧。我村是我县最西北角的一个村，说是离镇十二里，其实十二里还不止。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这是一段不近的距离。我清楚地记得，走到高压线附近，也就是六七里吧，曾经坐在田边歇了脚。当时残雪尚

存，在背阳的田塍，一线一线的，像皑皑的峰峦。经雪洗过的麦苗，还笼罩在冬的气息中，没有泛出多少绿意，而田地的颜色却浓了不少，酥酥的，湿湿的，散发着清凉馨香的气息。高压线在风中滋滋作响，当时以为那是强大的电流在显示它的力量，让人敬畏。回来时，更累，但是怀里揣着书，兴致高昂。我记得回来路过的一个村子，叫凹郭，离镇才一里多远，当时我想，我家要住在这里多好呀。后来，我又得到机会，拿了两块钱到镇上，买了一本《他们特别能战斗》。这本书写的是开滦煤矿工人的事，毛主席曾夸他们特别能战斗。这本书一块多钱，母亲非常心疼。但扣去书钱，只余一毛五分钱，不知道我是怎么吃的饭，又心疼我。我当时在王洛镇南街买的书，走到北街顺路吃饭，但北街那个食堂，最便宜的菜两毛一碗。我真后悔，因为南街的食堂里有一毛钱一碗的。我没有办法，只好又回到南街，吃了一碗菜，一个馒头。父亲在煤矿当过工人，深知矿工之苦，他不喜欢再看矿工的事，不喜欢这本书。这本书词藻华丽，后来我借给赵北兴看，他把华丽的词句都画上横线，画得到处都是。

我有个本家哥哥，叫孟胜甫，他很勤俭。他告诉我，拾塑料薄膜，可以卖钱。等我们拾到一些，他可以跟我一块去卖。于是我拾到一些。塑料薄膜主要用于育烟苗，生产队里也是补了又补，所以拾到非常不易。有一天晚上，他约我，想用更直截了当的方法去拾。我们来到村边五队的烟苗地，很是犹豫。记得有一本日本人的小说，开篇一句：“去偷吧！”震撼力很强，没偷过的人，大概没有这个感觉。犹豫之后，他就进去

了，我只站在那里，客观上起到望风的作用，一会儿，他出来了，果然有收获。我也进去了，然而扯不动整块的，不得已，随手拾了一些，收获小，不过也有收获。我们把东西提到离村六里的万里马村，在合作社卖了。他们村的合作社，同时卖书，这是离我村最近的书店。我用劳动所得的钱，买了一本彩色的连环画《乌鸦和狐狸》和一本《楷书描红字帖》。字帖里的字，是印刷体楷书。我平生买书的基调，就是这样奠定的。所谓唐诗宋词等，我十三岁初中毕业前，从来没有见过。

班主任

从小学到初中，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，当然是我的本家哥哥孟彦祥。他从三年级做我的班主任，一直做到初中毕业。这六年，能够随班升，而且最后教学效果不错，在他的教学生涯中，大概也是最辉煌的时期。他不算一个学识渊博的老师，就当时来说，甚至可以说是学识浅陋。比如他教《陈传香勇打金钱豹》这篇文章，解释什么是“金钱豹”，就说是很值钱的豹子。有一次，我在放学的路上走路不规矩，他第二天上课时，说看见我当时的样子，“肺都气炸了”。“肺都气炸了”这句话，他也是刚刚从课文里学来的，但是一般用在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态度上，用在一个既是他的学生又是本家弟弟又是贫下中农出身的我身上，显然不合适。同学们要求他讲故事，他好像肚子里没什么故事，就讲了冬天农村牲口屋里常讲的“瞎话

儿”，好在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荒唐。不过，这浅陋也不怪他，那个时代都这样儿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想尽办法让学生多学一点东西，值得说说的是两个办法。其一是他多次领我们参加生产队的义务劳动，如拔草、打坷垃等，劳动后每人必须当场写点东西，记人记事写景都可以。这就抄不成“新华社电”了，不能不动脑子。其二是他要求背《成语词典》，一条不漏。这一项没有坚持到底，但直到现在，如爱不释手、爱莫能助、爱屋及乌、安步当车等，我还格外熟。儿童应该背点经得起时间考验的、让人能咀嚼一生的东西，他这笨办法还真不笨。

后来我这位的哥哥学识当然越来越高了，成了我们三里五村的名师。他一言一行都像老师，让人一看就是老师。中国的老师，都被生活和工作模铸得很“老师”，就像中国的学生很“学生”一样。

数学和物理

我爱好文学，后来上了数学系，大概也有小时候的原因。我的一个叔伯哥哥，比我高一级。1977年左右，他们班上流传所谓的手抄本。这一类书，我始终没有见过，听过他们说的片断，有“月光照在美丽的××上”的句子，心里说不出有什么触动，厌恶、好奇兼而有之。受上帝的意志和魔鬼的意志的共同驱使，我很想问问我哥哥手上有没有这本书，大概是有的。但哥哥就是哥哥，他搬出书箱让我随便找书看，就是不提那档

子事儿。我挑了半天，里面差不多全是课本，没有带劲的书，就拿了一本“文革”前我叔叔用的《平面几何》，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。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，一张白纸，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。不看不知道，我竟由此迷上了几何，学会了证明几何题的一般方法。以至于后来我们的几何老师讲过三点不能作一条直线时，我觉得好笑，不过不敢笑。学好几何，还有一个机缘，是我的一个本家叔叔代过我们的几何课。这位叔叔，据我父亲说，是有一本《三字经》就背了两年的坚实基础的，所以讲课不允许学生不懂，说话不允许别人怀疑。他有一次在庙会上找江湖医生看眼睛，医生说，除了治疗之外，平时要静养，脾气太暴躁也是治不好的。他听了就揪住医生的领子说：

“你问问，你打听打听，看谁说我的脾气不好。会上认识的人少，走，你现在就跟我走，到我们家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，看谁说我脾气不好！”医生说那是那是，您说得都对。他教我们时，讲的是“同弧或等弧上的圆心角的度数为圆周角的度数的二倍”，我听不懂，课后去问他，他耐心地说了一遍，问我懂不懂，微笑着，很和蔼。我说还是不大懂，他呼地一下站了起来，眉宇间皱纹拧得很深，鬓角上青筋暴起，手哆嗦着指着书，高声又讲了一遍。这次，我无论如何也说懂了。他听了很满意，轻松地一笑，坐下，点燃了刚才掐灭的烟卷，说：“好，好，懂了就好。”实际上我一点也没听懂，哪里还有心听呀。中午坐在学校后的坟园里，绿树重叠，蝉声如潮，想了半个小时，真懂了。

教我们物理的，是我的堂哥，他个子高，讲课又好目视前

方，给人以自负的感觉。实际上他的确很自负。他从来没有批评过我，作业做错了，他把我叫到办公室，翻开作业，指着说“重做”，就让我走了。这样的机会，好像也只有一次，因为我的物理成绩，当时全班第一。有一次公社举办数理化竞赛，他带队，个子高的人却不耐慢行，走得很吃力。回来的路上，他一一盘问物理试卷上的内容。当时教材上只讲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的计算，不讲混合电路。那次竞赛中出了混联电路的计算题，只有我做出来了。他说：“好，好，说明我讲的东西，还是有人学会的。”证明了他教的知识比教材多。当时能教教材以外知识的老师，在我们村，大概也没有别人。后来我堂哥因违背计划生育政策，村里和学校要求他作检查，还附加什么别的条件，他仗着是村里的第一流学者，拒不配合，就不再教书了。之后做木匠，还是很自负。

夜生活

从小学到初中，我们没有晚自习。我从来不早起，晚上不坐夜。1978年临近初中毕业时，已经恢复考试升学制度，老师让我们几个尖子生上晚自习，自带一盏煤油灯，端到学校，放在水泥乒乓球台上，在蚊子和蝇子的亲密陪伴下读书。第二天洗脸，一摸鼻子，像烟囱，真是恶心。端煤油灯走近一公里的路，一路上赔着小心，生怕油洒了。没上几天，我就不去了。本家哥哥出了个主意，说是让我住在学校，与叔叔住在一起，